

许鞍华：时代的心灵捕手



许鞍华导演近日因《黄金时代》的上映大量出现在公众视野

无法磨灭的底层关怀

她是时年 67 岁江湖人称阿 Ann 的老女孩，她是入行 40 年的香港新浪潮旗手，她同情于表里如一的萧红和民国，希望每个人都有幸跳出自己认知黄金时代。

低入尘埃 起于青萍

曾有个作家说过：“要低到尘埃里去，是为了开出花来。”卑微不等同于低贱，低头亦不代表着卑躬屈膝。我们每个人所选择的位置都并非尽由自我所决定，每一个人，都在存活的当下于那刹那的空白段追逐弥足珍贵的真实感。谈及真实感，近期电影《黄金时代》的导演许鞍华便时时在这场似是远行的电影中找寻着一种真实与虚构的平衡。也正如这部电影的意义，每个人的时代都是独特的黄金时代，萧红的黄金时代是一个人独居日本，非常孤独而怀念萧军时的安安静静地写作，是日本生活无忧的时刻。

古有宋玉曾言：“夫风生于地，起于青萍之末。”每段真实感的起点都必须源于一个较长时日对于生活细节的探索与发现、源于在时间的浩淼长河中对于自我与人生的思考。生活中的点点滴滴，正如夏季繁茂大树展开的枝桠，点缀着每个人的平凡，有别于通常电影导演所选择的跌宕起伏、大起大落的情节，许鞍华独以她平凡的真实追求着另一种特立独行，而这也似乎并不多么天马行空，并与她的生活接轨。她犹如低调张扬着自身的鲜明旗帜，扬起自身对于香港本土的独特理解与视觉角度，毕业于伦敦大学后虽致力于香港文艺片的角度，却也在惊悚、动作等大片中一展身手，

变幻无常的她，曾为了电影与投资商大吵过，也曾为资金无处筹措而低落过，但她终回归到了自身风格中，回到了以追求人性、探寻灵魂的点滴里。

肆意地笑 大胆地哭

在多数人眼里，许鞍华当是电影界里特立独行的代表，她一生未婚，六十多岁仍与老母亲同住一起，摒弃芜杂生活的喧嚣与物质，她穿着香港普通乃至底层人民的阴丹士林服饰出入与各色场合，肆意地笑，大胆地哭。她对此并不以为然，以至于泰然自若的充当香港最普通的阶层，而这也为她的电影勾勒出更加鲜明的一笔色调。在她的电影《天水围的日与夜》里，阿婆对贵姐说：“这些首饰女婿都不要了留给你吧，你收了，我做鬼也保佑你儿子平安乖巧。”贵姐看向车窗外，什么也没说，只紧紧握住阿婆的手。

对电影风格变幻无常的她来说，一些最本质的内里却始终未改变过，在上世纪香港片《女人四十》《千言万语》等电影中，她始终以一些不寻常的但在电影乃至生活中时常被遗忘的一类人群为关注点，或许并未有巨星的助阵而鲜少为电影增添更多的亮色，但坚持着对底层人民的关注与探求却更能以一种间接的方式传达一种真实。用镜头关注着香港普通人民的生老病死。或许一些风格奇幻刺激惊险的电影更能引发当下人们内心所呼应的欢呼，但那些甚是平淡无奇的风格，或许才更能如墨汁一般滴在人们心底的湖水中并逐渐氤氲散开，与血液和记忆融为一体。许鞍华也是在这

许鞍华的黄金时代

1947 年 5 月 23 日，许鞍华出生于辽宁鞍山，两个月大时就跟随父母迁居澳门，之后与祖父母生活，5 岁前往香港。许鞍华的父亲是国民党文书，母亲是一名日本人，直到许鞍华十五六岁才知道母亲的身世，那之前，她只以为母亲是东北人，不会讲粤语，又没读过书，所以也不太认得中国字，这些差异造就了她与母亲感情的疏远。1990 年，许鞍华以母亲漂泊半生的经历为蓝本，拍摄了一部半自传题材电影《客途秋恨》，影片在香港公映时，她将母亲送去美国看望亲戚，但后来，母亲还是不声不响地看完了整部电影，她们的母女之情逐渐突破了一切障碍，从未成家的许鞍华与母亲相依为命至今。

她对电影的兴趣起源于幼时所看第一部黑白西片《蝴蝶梦》，之后迷上了伊丽莎白·泰勒。但许鞍华小时志愿是做名医生，这也是父母的寄望。后来她成功进入

香港大学后，专业主修英国文学及比较文学。1972 年她前往英国伦敦国际电影学院进修，三年后回港。一个偶然的机会她进入无线任编导，并逐渐拍摄纪录片和电视剧。1979 年许鞍华拍摄了第一部电影《疯劫》，这部作品被誉为是掀开香港新浪潮序幕她履历丰富，获奖无数，多次斩获金马、金像奖，作品也蜚声国际。前任香港导演会长尔冬升退位后，许鞍华接任了这一职。

年过六十的她仍精力旺盛。她不承认自己是女强人，笑称有开车恐惧症，看见电脑会发晕，自认很害羞，假如不拍电影，跟别人就没有话讲。她在圈内是出名的好说话的人，对演员甚少颐指气使，满脸笑容温婉可亲，但她亦承认，一旦工作起来，就不会再有人将她当作女人对待。或许

是北国风霜一直在许鞍华的血流淌，许鞍华的气质里有一种硬，那是自立自强的女性所特有的风韵，也是许鞍华长盛不衰的魅力所在。

(文 / 张顺佳)



图：许鞍华以《客途秋恨》自喻身世

样一种对人性的观察中不断地在文艺片道路上窥探底层人民的内心，从中施展她的个性。

不同于当今大多香港人一种裹挟着的对贫富差距、对高额房价的反感情绪，她反而更热衷于一种漂泊无定的租房生活，在一种不同情景下用平淡的镜头关注着香港普通人的生老病死、关注着如大河滚滚而

过的历史中每个时代的细微状况。在她眼中所刻画出的底层人民往往更趋于一种柴米油盐、生老病死的普通生活状态。看这样的电影，仿佛感受日常生活中每个人的渺小却仍在不断的在自身所在范围内攀爬与小小努力着，而这样的电影形式的装换，她的个性与风格也便更能让人越看越懂了。(文 / 张予翎)



(许鞍华的电影从不少对女性的关注，图为《女人四十》剧照)

《桃姐》拾情，重现温暖

初次写电影分析有种头脑混沌，无从下笔的感觉，在观看完许鞍华的《桃姐》之后，更是千言万语萦绕心头却无从诉说。在查



图：饰演 Roger 的刘德华和叶德嫻饰演的桃姐

看了大量影评，经过反复思考之后，我发现分析语言技巧，场景布置并非我所愿，因为能在我心灵深处激起一层涟漪的是那一个简单的“情”字，却蕴含着沉甸甸的爱。

主顾之情——细水长流

当太阳日薄西山之时，还是甘愿将余晖洒下人间，桃姐如那璀璨的夕阳。桃姐年幼命运多舛，辗转之下，被安排到梁家当家佣，自十三岁开始，照顾了梁家四代人，尔来六十余年。许鞍华就是从桃姐七十多岁的故事讲起。

许鞍华的过人之处就在于，她能够观察到生活中那些你可能早已遗忘的细节，放大呈现出来。当你重拾那些细节唤起的情感，便会产生强大的共鸣。影片的开头便是步履蹒跚的桃姐提着菜篮子在人流涌动的菜市场挑选蒜头的镜头。为了保证雇主的饮食质量，桃姐甚至穿上外套，戴上老花眼镜进入冷藏库中，一粒一粒地挑选蒜头，为此还被小贩戏弄了一番。看到此景，

脑海中情不自禁地浮现出母亲在与小贩为了那几毛钱争得面红耳赤的场面。要不是爱这个家情到深处，又何必如此地执拗与挑剔。在桃姐中风期间，有这样的一段对话，不长却情深意切。她说：

“我想去老人院。”
“你确定你喜欢老人院么？”
“嗯，我喜欢。”

谁不愿意子孙同堂，儿女承膝呢？所幸的是，桃姐的情是有回报的，少爷 Roger 尽心尽力的照顾，Roger 的母亲还从美国千里迢迢地赶来看她。令我感动的不是 Roger 的母亲带来的钱和燕窝，而是那双简单朴实、冬天能御寒的袜子，是一位少夫人能记住一个佣人冬天有脚冷的习惯。

母子之情——温情脉脉

张艺谋导演的《我的父亲母亲》中有这样的一句话：人是一种感情动物，只要你对他好，他也会对你好。桃姐一生并没有结婚，一直对 Roger 视如己出，悉心照料，桃姐中风之后，也在 Roger 的照顾下安享晚年。

许鞍华片子注重生活描写的细腻，有

温暖到甜蜜的情节，但也有刺股寒冷的阴暗面。除了桃姐，片中还侧重地表现了另外三位老人。一个是秦沛演的心花老头，寂寞使他不停找人借钱出去嫖妓；一个是气质凛然的洁癖老头，看到别人吃饭弄脏桌子会忍不住敲别人的脑袋，被敲脑袋的老人竟如孩童般哭泣；还有一个和儿子失去联系的婆婆，固执地相信儿子会来看她，等到死于老人院中，而且在她生前女儿还不愿意负担另一半属于儿子应付的养老费。这其中，洁癖老头让我印象最深刻。原来每个老人也都是有自己个性的，可当他参与这种群居生活，也就意味着个性与集体的冲突会不断发生。可年轻人谁会关注到这些啊。我们总会认为，老人都是差不多的，只需要吃饱穿暖就够了。“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片中引起我们深思的是：是否失去了才恍然大悟。

每一个老人都如同即将坠落黑暗的阳光，但最美不过夕阳红，希望年轻人能用亲情化作云彩，点缀天空，为最美的夕阳保驾护航。

(文 / 邝美安)